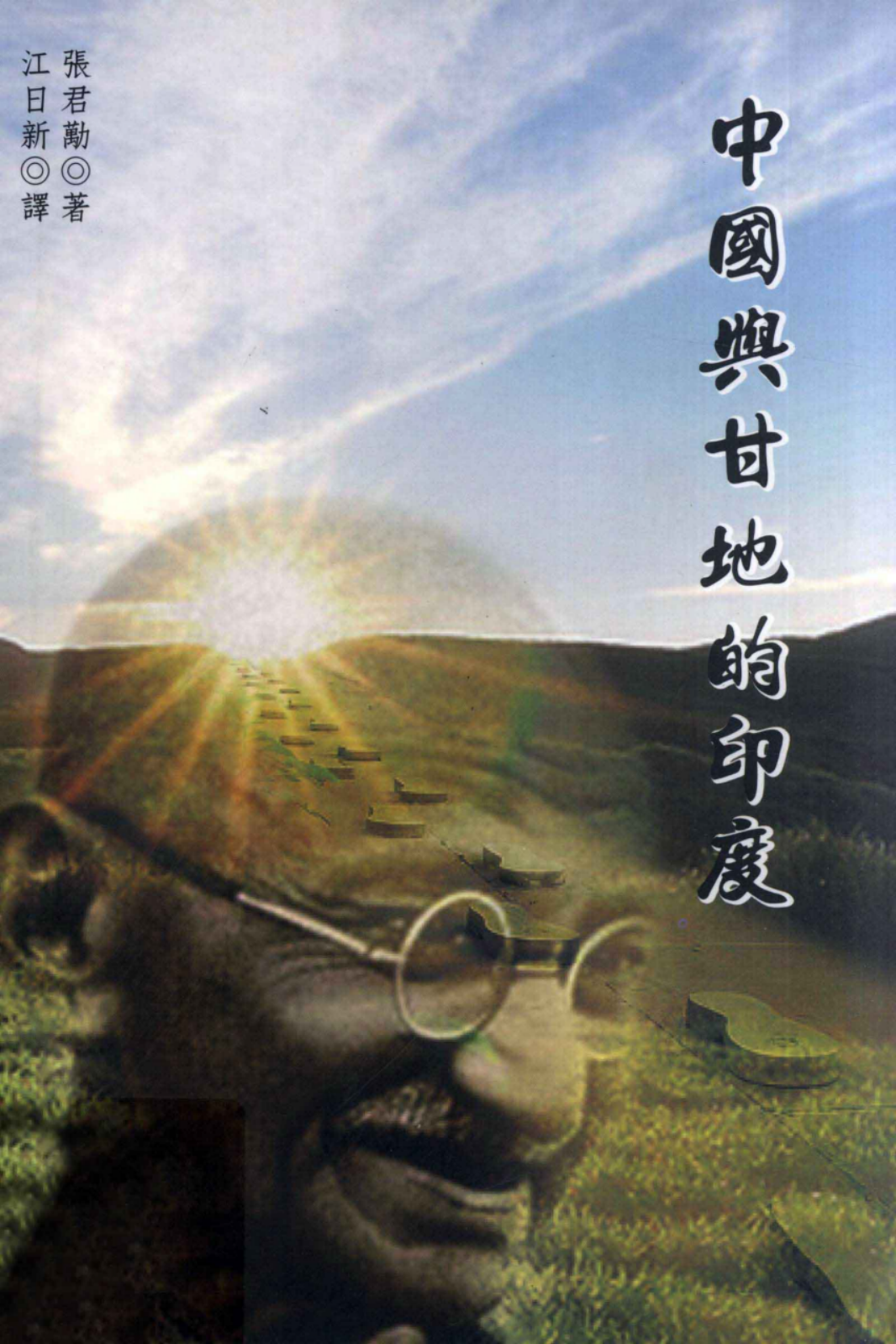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

張君勱◎著
江日新◎譯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一書，從書名即可了解張君勱所訴求的旨趣，即就是希望召喚學者重新關注中印兩國在思想及文化層面上相互理解與提攜的課題。這兩個文明古國在現代世界史中同樣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上淪落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崇拜者和追隨者，甚至盲目地以自身文化為羞恥。對此，張君勱憂心忡忡地在此書中為我們闡述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以及印度的文化體現在甘地身上的偉大，而他溫醇的學人風範和智者人格之筆鋒，事實上是最能夠激發引領吾人企向的智慧之書。又，撰著此書時正是張君勱身心處於最痛苦的時代鼎革之際，並且也是其思想發展的關鍵轉折之時，人們若要了解他的思想轉變以及精神之堅持，此書是將是一本不可忽視、略過的關鍵之書。

ISBN 978-986607805-7



9 789866 078057

00270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

張君勱◎著

Kalidas Nag◎編

江日新◎譯註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 / 張君勱著；江日新譯註。--

初版。—新北市：稻鄉，民 100.08

面：公分 --

譯自：China and Gandhian India

ISBN：978-986-6078-05-7（平裝）

1. 中印關係 2. 中國文化

643.71

100012826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

譯註者：江日新

原著者：張君勱

出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http://dawshiang.myweb.hinet.net>

印刷：紘億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270 元

初版：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ISBN：978-986-6078-05-7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譯自

Dr. Carsun Chang:

China and Gandhian India.

Ed. by Dr. Kalidas Nag, M.A. (Cal.), D. Litt. (Paris).

College Square, Calcutta, India: The Book Company, 15th August
1956.

題獻給

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現代第一位訪問中國的偉大印度哲學家

目次

目次.....	i
作者自序.....	1
導論：中印的合作.....	Kalidas Nag 撰 5
歷史篇.....	9
第一章 中國變革的理論及過程.....	11
第二章 清朝的覆亡.....	29
哲學篇.....	45
第三章 中國哲學的兩個傳統學派：儒家和道家.....	47
第四章 孔子：其人及其哲學.....	55
第五章 孟子——理性主義者.....	69
第六章 荀子——經驗主義者.....	81
第七章 老子——兼與奧義書比較.....	95
第八章 莊子.....	121
第九章 儒家為什麼變成為主流.....	155
佛教在中國篇.....	175
第十章 中印在精神上的相似性.....	177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篇.....	195
第十一章 在中國理想光照下的甘地生平.....	197

第十二章 甘地改革世界的工作	215
譯後記	233
索引	237

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

——孔子

作者自序

1944 年 5 月，在重慶教育部歡迎拉達克利希南博士(Dr. S. Radhakrishnan)的晚宴上，我坐在印度總代表 K.P. S. Menon 先生的旁邊，當時我跟他談到，應該讓拉達克利希南博士多談一下「印度哲學」，而不是像科學和民主這種當代論題。當時我並沒有想到，很榮幸的有一天我會作為回報拉達克利希南博士來訪的人，到印度作巡迴演講。

1949 年夏天，印度教育部邀請我到印度的各大學作演講。我從印度獨立運動開始起就很受到它的吸引。文化上它自漢代以來的中國佛教徒心中就是一個天堂樂園(Sukhavati)，因此我很高興地接受這個來自自由印度的邀請。

1949 年 11 月當我抵達新德里(New Dehli)時，我接到了教育部滿滿的訪問行程，但每一細節都有細心的安排。雖然我是第一次訪問印度的陌生人，但完全沒有障礙地獨自按著行程到處旅行。一地到另一地的印度大學都親切地為我安排會見相關教授和人員；透過他們的合作和幫助，我學到了許多有關印度大學生活的工作方式和條件。從 1949 年 11 月到 1950 年 1 月，在三個月的時間中我訪問了 Dehli、Allahabad、Banaras、Nagpur、Hyderabad、Madras、Bangalore、Mysore 和 Trivandrum 並作演講。於 12 月耶誕假期時，我返回到 Dehli，然後經由 Calcutta 到 Santiniketan，我的目的就像

2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

拉達克利希南博士那樣——倘若我能夠的話——重新推動印度與中國超過兩千年在文化上的理解。的確，中國自東漢(25-220 A.D.)末年到宋、明、清的第二個文化期很受到從印度引入中國的佛教的影響。在這些時期中，中國思想，也就是新儒學，藉由對印度思想的研究而得到復活。我堅信，強化印度與中國的文化關係不但會為兩國帶來好處，並且也會為世界帶來好處。

在當我於 Dehli 大學演講時，我拜訪了當時的省長 Sri C.R. Rajagopalachari，他提議說可以擔任我演講的主席，但在電話聯絡後知道已安排學院院長作為主席，他決定最好不要打亂已安排好的節目。於此我要表示對他提議擔任我演講主持人這一榮譽的感謝。在 Nagpur 時，中央省省長 Sri Mangaldas Pakwasa——一位中國的友人——也在座。對於各大學負責安排我的行程及訪問的副校長和相關人員，他們讓我感到愉悅舒適，對此我也要表示深深的謝意。對博學的教育部長 Hon'ble Maulana Azad 之發函邀請我來印度，我要表示我特別的感謝。

在結束巡迴演講後，我在 Kalimpong 的 Dr. Graham's Home 得到在那兒服務逾 36 年的 J.T. Lloyd 主任的熱情款待，在大吉嶺這個美麗且悠閒的地方，我得以安靜地來整理我的講稿。由於我的朋友 Kalidas Nag 博士的要求，我決定出版我的講稿，而他也非常熱心並自始至終細心地編輯、印刷並出版我這本新書。我在 1924 年就認識了他，當時他是偕同詩人泰戈爾博士(Dr. Tagore)來到北平，並在中國從事歷史和考古研究，他很高興與我在新德里重逢，當時他是國會議員。

最後談論甘地(Gandhiji)的幾章是應由服務於出版界的 Sri Tamonas Banerjee 所領導的一群印度友人之要求而在巡迴演講後特

地撰寫的。這點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表示我對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敬意，以及展示甘地主義在中國等處發展的可能性。這位現代聖人不只是留在印度人的記憶中，並且也在整個亞洲人心中。

我也感謝 Gorden Bell（經由新疆而來到 Kalimpong）幫我修改我的英文寫作。我同時也感謝我的華人朋友 Daniel Lew 及其他在我準備工作時幫助我的印度友人。

張君勸

Dr. Graham's Homes,

Wales Lodge,

Kalimpong, West Bengal, India.

導論：中印的合作

在當年青的日本打敗沙皇俄國(Tsarist Russia, 1905)而在青年亞洲中釋放出新的力量時，二十世紀在古老的遠東也開啓了一個鉅變。接下來的十年我們目擊到兩個主要大革命：推翻滿清帝國而建立共和中國(1911)以及沙皇的傾覆而導致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蘇聯的列寧與中國的孫逸仙不可思議地工作直到 1925 年，這兩位領袖消失於舞台，並擠進凶險不祥的人物如墨索里尼(Mussolini)、希特勒(Hitler)及史大林(Stalin)，他們的事業要毫不留情地在我們眼前予以更正。

我們國家的先知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聖雄甘地致敬他為東方的偉大看守者(the Great Sentinel of the East)。泰戈爾於 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首度訪問日本和遠東；在戰後，中國於 1924 年邀請他訪問，當時我特有殊榮能在我生平中享有一些最快樂的時日偕同詩人訪問中國。他的六十五歲生日是以真正中國和東方猗猗盛哉的形式在北京最大的禮堂中舉行慶祝。中華民國的領導人物梁啟超出任為慶祝會主席，並且著名的藝術家、文人及哲學家如梁漱溟、胡適等人也跟我們在一起。作為慷慨的中國人的客人，我到處旅行，從「北京人」(500000 B.C.)的發祥地到儒家及道家創立者孔子及老子出生地。北平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偉大收藏，開封及河南、山西及陝西等地的考古遺跡，就像我在拙著《泰戈爾在中國》(Tagore in China)中簡略描述的那樣——在在展示給我中國歷史和文學、藝術及考古上的富有。隨後我們沿著長江而下，從漢口下至南京，最後抵達上海。

6 中國與甘地的印度

上海是亞洲最大的大都會之一，我在那兒碰見到各國的人以及一些現代中國的精英。而最具代表性的，我認為是我的朋友張君勱博士。他以一個(民國風格)的「皇家式接待」來歡迎泰戈爾博士，他的宴會是在只有中國園丁才知道如何佈置的豪華花園中舉行。這一度藏有中國古代珍善本經典的園林邸房，歸屬張博士總共有 25 年，直至他從香港逃抵印度。有一天他在一些德里(Dehli) 的報紙上注意到我在一個會議上作演講，於是他打電話給我，約在國會大廈會面。在多年後能重又交換想法，這使得我非常高興。他告訴我，在 1949 年的革命後，他斷絕了與他親愛的親屬的聯繫並且失去了所有動產和不動產。故而他想前來看看自由印度這個雖失去了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但仍一直由其重要追隨者如尼赫魯(Nehru)和拉達克利希南(Radhakrishnan)繼續領導的國家。

由是，我得以與張君勱博士近地相處數個月，我們一塊評論一世紀來的世界戰爭、人類的破壞和再野蠻化。他想起他的老師倭伊鏗(Rudolf Eucken)，而我想起我的老師柏格森(Henri Bergson)——兩人都哀悼德法兩國間的手足相殘。

我提議張博士撰寫一本小書來討論中國的永恆真理(the Eternal Verities of China)，用以為甘地的印度之新興世代提供一個啟發。這點解釋了中國高貴的哲學家張君勱博士這本專著如何發生以及何以如此命題。張博士精通英文及德文，他顯示出精於為一般讀者作清晰的說明，以及對古代大師複雜且困難的思想、特別是中國古代的術語作清晰的解說。

張博士惠賜給我們印度人一本三百頁精簡討論中國思想史的卓越概論。我們希望，這本書可以用作任何一位通曉些許佛教及現代甘地主義之學者的觀點來看待的中國哲學手冊。新佛教的精神不

只見於甘地的崇拜者，並且也見於自由印度的國家象徵中。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和自我犧牲是由潘蒂特·尼赫魯(Pandit Nehru)的共存和世界夥伴觀念(the co-existence and world fellowship)所繼續。透過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四億的印度人將會與六億的中國人合作。因此中印合作的層面和潛能將會激發我們更加地去做研究，並逐年地出版——中國和印度之最重要的「經典」。如果美國單獨就能出版「西方鉅著文庫」(Library of 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那麼就讓中國和印度攜手逐步刊行一套平行的系列：「東方鉅著」(The Great Books of the East)；因為大部分的世界宗教和哲學都有其在地方的根源和發展。倘若這些在目前都因西方科學的魅惑而變得黯淡無光，但東方仍會一代接一代為引領整個人性而放出新的光明來。就像我先前在尼赫魯邀請參加於新德里(New Dehli)舉行之第一屆亞洲關係會議(the first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1947)上所主張那樣，我們現在應該大膽地計劃出版《亞細亞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Asiana)。在十年內，我們發現到中國與印度越來越親密；而印度同樣地也該恢復鳩摩羅什與法顯、世親與玄奘構築理解橋樑及兄弟合作的光榮傳統。

在結束這段文字前，我感謝張君勱博士將他滿富學識的著作提供給我們的亞洲系列出版，我並且也感謝 the Brahma Mission Press 的印務人員以及特別是我忠實的學生 Sri Tamonas Banerjee，他們熱心地幫我在我們的獨立紀念日出版這本書。

為要減輕本書的篇幅和售價，我不得不壓下一些篇章不使付印。對這些篇章作者(現在在美國)在稍後也許會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再重新出版。藉著這些辯護辭，我要在向這位博學的中國哲學家、政治家表示我們深刻的謝意後將此書公諸大眾。

KALIDAS NAG

Founder Secretary

Institute of Asian-African Relations.

1956 年 8 月 15 日

Calcutta

第一部份

歷史篇